

冬天的感觉

文/陈秀梅

冬的感觉越来越凝重,重得让我有些不堪承受。大街两旁的冬青树,一片片细叶继续于枝头摆动,外出行人的衣服也厚了许多,各种不同的色彩装扮着城市的冬。我从淡淡的阳光里,从吹过的寒风中,从飘落的冬雨间,从地上已枯干的枝叶中,已看不到春的妩媚,夏的热情,秋的成熟。

匆匆行走在人行道上,偶尔邂逅一片飘然于风中的黄叶,伸手接住,不由为那历尽沧桑的美丽而震撼,感叹花开花谢,叶荣叶枯,于静默的时光中不断往复的一个个轮回。犹如似水的少女,独上小楼,凝眸回思刹那的芳华与无可逃避的盛衰变迁,在自己的光阴里穿梭,和着风铃的叮当,拍打着嫩绿的年华,任一抹柔情于指间千回百转,一缕轻愁于眉间

清清淡淡。恍惚间,我已经忘记了都市的繁华和寂寥,任由它们在寒风中湮灭。

办公室一盆鹅黄色的菊花开得正酣,几个同事埋头在忙着公事。我静静地梳理起自己的思绪,让自己像一棵悠然于天地的忘忧草,随遇而安,轻度流年,淡看云天,悄然远去。我知道,躁动的秉性一直不能安逸,当冬快要冻结所有的希望时,有一种成年的信念,打破了我的心境,尽管外表依然安之若素,心却如雨中湿了翅膀的鸟儿,沉沉的,滑翔于天地间。

今年的冬,脚步才踏临未久,风还不十分凛冽刺骨,叶亦未掉尽无迹。时节的信息让人觉醒,一个轮回又该到了盘点的时候,我的心欲卸下所有的重负,越过沧

桑,兀自于寒风中嫣然。于是,我开始畅想着下一个轮回中与春天的约会,在心里盛开一朵宁静从容的花,聆听风做的彩铃,欣赏云做的彩信,在这样一个渐露峥嵘的季节中守望。冥冥中,我又一次燃起了无限的畅想。

直到有一天,我的爱人,我守在冬天等你,看飞雪,听风吼,冷俏中共同播种春天盎然的生趣,或是依偎着临窗遥望,凝眸一个个天际的思念……与冬同行,把我的守望变成一个个理想的翅膀。如果明天会因此而更加美丽,我愿涉水过河,去等待那个遥远的期盼,我更会立在雨中,只为轻抚雨雾间你那淋湿的身躯。沿街而行,我在寻找你那熟悉的容颜;我伫立在风中等你,只为聆听你在拨弄枝头的旋律。

白浪河

周刊

星期四

2013.12.19

齐鲁晚报今日潍坊 C11

寄信

文/韩国强

当明早第一缕阳光
或遭遇或沉睡
我不敢咀嚼嘴里的槐花
仿佛一嚼
春天就走了
只有当白鹭飞来
朝我飞来
我才敢给儿子寄信
启迪一种浸骨的温暖
但他不是唯唯诺诺
未来就又染白了槐花
他不屑于轻嗅
认为春天就是情人的永恒固在
我就这样被他逼着
怀念父亲

母亲的冬天

文/王必旭

对于乡村来说,冬天是宁静悠闲的季节,农田里的活儿已经干完,树叶全部落尽,鸟儿在低吟浅唱,就连雪花也在无声地飘落,一切显得那么安静祥和。然而母亲的冬天,仍然是忙碌的季节。

北风还未刮起,母亲已经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棉衣。场院里摆好长凳,上面用木棍担着,再铺上草帘和塑料布,然后把箱子里的棉袄棉裤、毛衣背心全部拿出来,放在阳光下晒。在衣服亲近阳光的时候,母亲并不闲着,看着我们逐渐长高的身体,开始计划给我们做新的衣服。每当母亲亲手缝制的新衣服做好穿上身的时候,总是我们最幸福开心的时刻,哪怕再大的寒风再低的气温也赶走不了我们心中的温暖。如今母亲年纪已大,并且棉衣都是到商场里买,但每年刚入冬,母亲仍然亲手给我们织毛衣,把浓浓母爱化成保护我们身体的衣衫。

大白菜是冬天的宝贝,也是主要的蔬菜,冬天来临之前,母亲总是把地里的白菜砍一半回家,然后挖个地窖储存好,以备春节和初春食用。田里的白菜,在第一场雪来临之前,盖上厚厚的柴草,以防冻伤,这样的大白菜吃起来新鲜,可以一直吃到数



九寒天。母亲还要腌制许多的咸菜,什么雪里蕻、梅干菜、萝卜干,还有冬瓜酱豆等等,这些咸菜可以吃到来年,也是我最喜欢的美味。记得上中学的时候,我在学校住校,由于学校里的伙食不好,总是淡而无味,我就带着母亲腌制的咸菜佐餐,才能使每顿饭吃得香。因此一直到现在,母亲每年还会把腌制好的咸菜千里迢迢地送给在城里安家的我,让我从未脱离过母亲的美味。

冬天总是多雪的,还经常在夜里下,但是不管多大的雪,等我早晨起床的时候,院子里总是已经扫出了宽宽的一条路。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起来的,看着我冻得有点发抖的样子,母亲叮嘱

我少出门,即使出去也要小心别滑倒。我在家中长了将近二十年,却从未扫过雪,也未看见过满院是雪的情景。

忙完了穿和吃,母亲仍然不会消停,她不是到田里看麦子油菜长得怎么样,就是在家里的鞋底、打毛衣,后来又接了一些手工活,像糊纸盒、织围巾等,赚一些零用钱。我很多次劝母亲,要学着休闲,看看电视或者去和邻居大婶们打打麻将,可是母亲总说不会打。其实母亲并不是不会打,我和爱人回家看望她和父亲的时候,一家人就会坐在一起打上几圈,只有这时,母亲忙碌的冬天才有了那么一点点空闲。

那年那月

文/董桂兰

1982年的暑假开学后,我们迁入了杨庄初中。那年我十四岁。

这是一个没有院墙的学校。确切地讲,是两排竖在山丘缓坡上的房子,分为东西两列。前排是六个教室,后排两个两间屋是办公室,一间屋是校长室,另两间屋住着王老师一家。后排西边的那间大屋是四间房。靠东墙隔了一间里房。这小小的里房就是我们的理化仪器室。我是物理课代表曾出入过,只是实在记不起有什么仪器了。小里房外的三间通房是冬天照顾我们女生的宿舍。

所谓的宿舍只有一个很暗的灯泡吊在大梁下。没有床,地下铺的是白头发校长跟村民打了招呼后推倒的一个麦秆垛,床沿则是用拣来的半截砖摆起来的。把塑料布或者是化肥袋子缝成的东西铺在上面,校长亲自来把二三十床被子密密地排开来,褥子当然是连绵重叠了。因了这厚厚的柴草,因了这密密的床铺,成冰的宿舍里,被窝躺下后很快就暖和了。临睡前,二三十个少女的欢笑声在空旷的小山上传得很远很远。

学校位置高,没有水。一个只供应开水的小伙房就设在山坡下,伙房前有一口土壁水井。井边放了一根粗粗的麻绳用来取水。记得有一次去抬水,拔不上水来,我们怀孕的女班主任来帮忙,结果被初三的那个数学女教师狠狠地训了一顿。过了没几天,班主任就请假了,生了一个很健壮的男孩。现在想来那个老师训得也毫不过分。

没有水,也要洗脸。洗脸的地方就在小伙房前的河里。叫河似乎不太确

切,因为是和一个小水库并行连在一起的,夏天水大时就分不清那是水库哪是小河。水库的南沿是石头崖壁,摇曳着一些石竹类的花草。上游两岸边是郁郁葱葱的细竹林。岸上有一些多年斑驳的柳树,树梢还是蛮翠绿的。我们就在这样的地方洗了三年脸:清晨爬起来沿一条小的土道向小河边奔去。隆冬里结了冰,不得不砸开冰层。洗脸的地方因是一个大的向阳坡,冰层不曾厚过,薄薄的冰层用石头砸开后,听得见潺潺的水声。

没有操场,不上早操。既没必要也无没时间上早操跑步。离家好几里路都是跑步而来,一个胖子学生也没有。课间操是在教室前不大的平地上。没有喇叭,各班体育委员在队前喊边做,白头发校长和老师就站在教室东西列的过道上,间或站在班级的后面。运动会也开,开得很早。为的是田赛借用未播种的春地;径赛就在一条路上,三条跑道。好在那年月路上车辆极少。没有裁判员用的小红旗和发令枪,只有叫得很响的哨子。至于其他的体育器材更是可想而知了。

在杨庄初中呆了三年,那年月极盛行考中专,升学的名额极少,许多优秀的学生就被如此挡在了上学路上。离开杨庄初中没几年,学校就撤并了,间或路过时,看到山丘上破败的房子,心里空落落的。前几年和两个同学一块又到了那里,房子已经荡然无存了。

井塘古村

文/宋显炳

一个古老的村庄
见证了岁月的沧桑
石板与杂草
诉说着风雨的凉凉
石阶石巷
承载了多少血与泪的悲伤
乱石垒砌的围墙
缝隙里塞满了惆怅
石磨石碾
压碎了多少梦想
茅草矮房
关注多少憧憬与向往
幽深的古井
刻着历史的印章
轱辘
把命运缠在身上
祖祖辈辈
摇不出一缕春光
井塘古村
一部
没有文字的史书
等你来赏